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十一

瑞安孫詒讓學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齊菹醬屬醯人者皆須醯成味疏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者此亦共豆實與醯人爲聯事也五齊齊亦當爲壘下齊菹同凡醯人共齊菹此官則以醯和之以成其味也云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者賈疏云醯人連言醬者并豆醬亦掌詒讓案經言共五齊七菹而云凡醯物則醯物卽指齊菹之和醯者此祭祀云凡醯醬之物者醯亦卽和醯之齊菹醬卽未和醯之醯也凡經言醬者多爲醯醢之通名若膳夫云醬用百有二十甕內饗云醬物是也此職醯醬並言則醯及醬爲二物但

醬有二有和醢不和醢之別士昏禮饌于房中醢醬二豆注云  
醢醬者以醢和醬生人尚褻味又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  
醢醬賈彼疏云祭祀無此法以生人尚褻味故有之據鄭賈說  
則和醢之醬爲褻味祭祀所無此醢醬之物共祭祀之用則醢  
與醬各自共之非和醢之醬明矣故賈別以醬爲豆醬豆醬卽  
醢人豆賁之醢未和醢者也云賓客亦如之者此當并共和醢  
之醬而云如祭祀者明其法數略同賈疏云上經云賓客之禮  
據饗餼此云賓客據饗食致之 注云齊菹醬屬醢人者皆須  
醢成味者內則說麋鹿魚爲菹等並切葱若薤實諸醢以柔之  
注謂醢菜而柔之以醢殺腥肉及其氣至將食時又有以醢和  
醬是齊菹醬之類並須醢以柔之且成其酢味故醢人兼掌之

也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疏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甕者明醢物卽齊菹之和醢者六十甕內無徒醢也王舉尙褻味明當有和醢之醬矣賈疏云共齊菹醢物六十甕者并醢人六十甕卽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甕是也云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者賈疏云案醢人共其內羞不言齊菹此云齊菹以其與醢人共掌齊菹須醢故就醢人爲言詒讓案后世子所共醢數經無文以禮等推之疑后數當與王同世子當與掌客上公同亦皆六十甕與云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者賈疏云與醢人五十甕均共爲百甕亦據侯伯舉中言之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政令謂受人教所處置求者

所當得疏以共百事之鹽者謂祭祀賓客膳羞等用鹽爲和其  
事眾多言百以賅之注云政令謂受入教所處置者凡海鹽  
產鹽之處以鹽來入此官並受之又區其種別處置其所則教  
令之云求者所當得者謂求鹽共用各依其所當得者與之若  
祭祀當得苦鹽散鹽賓客當得形鹽散鹽膳羞當得飴鹽是也  
祭祀共其苦鹽散鹽杜子春讀苦爲鹽謂出鹽直用不凍治鄭  
司農云散鹽凍治者立謂散鹽鬻水爲鹽疏注云杜子春讀苦  
爲鹽者苦鹽聲類同故杜讀從之典婦功先鄭讀同說文鹽部  
云鹽河東鹽池也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史記貨殖  
傳索隱引伊說云鹽鹽河東大鹽案小司馬所引卽伊氏周禮  
注佚義也賈疏云鹽謂出於鹽池今之類鹽是也段玉裁云凡

周禮苦讀爲鹽者甚多故杜比例知之也魏了翁云苦鹽自對下文飴鹽不改爲鹽亦可秦魏說亦通水經凍水注說鹽池云土人鄉俗引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卽所謂鹹澁也而味苦號曰鹽田鹽鹽之名殆資是矣案曲禮云凡祭宗廟之禮鹽曰鹹澁注云大鹹曰澁然則祭祀之鹽貴其大鹹爾雅釋言云鹹苦也郭注云苦卽大鹹淮南子墜形訓云鍊苦生鹹苦鹽卽大鹹也鄭道元謂河東鹽池鹽鹽味苦然則苦鹽鹽鹽義本兩通不必破字矣宋史食貨志云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鹽鹽也與賈說同蓋以味言則曰苦鹽以形言則曰顆鹽也互詳典婦功疏云謂出鹽直用不凍治者說文水部云凍澑也賈疏云對下經繫鹽是凍治者也鄭司農云散鹽凍治

者考史記宋隱引伊說云散鹽東海煮水爲鹽也案伊亦用鄭義賈疏云下經自有鬻鹽是陳治故後鄭不從云玄謂散鹽鬻水爲鹽者對上鹽鹽非鬻水所爲鹽也釋文於下經鬻鹽始發音疑此注鬻字本作煮注例用今字也互詳肆師疏說文鹽部云鹽鹹也古者夙沙初作鬻海鹽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云天生曰鹵人生曰鹽管子地數篇云請君伐菹薪煮沸水爲鹽案鬻海水爲鹽所謂人生者也宋史食貨志云鬻海鬻井鬻鹹而成者曰未鹽周官所謂散鹽也案禹貢青州貢鹽職方氏幽州其利魚鹽皆鬻海之鹽也又案苦鹽味大鹹爲鹽之最貴者散鹽則味微淡用多而品略賤祭祀則次於苦鹽賓客則次於形鹽故謂之散散之爲言襍也說文肉部云散襍肉也散卽

散之穀變此經凡言散者皆麋沽狼獾亞次於上之義故屢人散屢次於功屢巾車散車次於良車充人之散祭祀別於五帝先王之祭旄人之散樂別於雅樂司弓矢之散射別於師田之射事異而義並相近也賓客共其形鹽散鹽形鹽鹽之似虎形疏賓客共其形鹽散鹽者依左傳三十年傳說則惟饗大賓客有形鹽其燕食及小賓客並用散鹽也又籩人祭祀朝事之籩亦有形鹽上祭祀不言共者文略注云形鹽鹽之似虎形者籩人注同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疏王之膳羞共飴鹽者饋食尚褻味故鹽以甘爲貴也注云飴鹽鹽之恬者者廣雅釋器云飴飴也內則棗栗飴蜜以甘之飴味甘故鹽味甘者亦謂之飴鹽又內則說人君



燕食有那鹽疑卽此恬卽恬字詳酒正疏云今戎鹽有焉者神農本草經云戎鹽味鹹一名胡鹽生胡鹽山及西羌北地酒泉福祿城東南角賈疏云卽石鹽是也惠士奇云御覽飲食部引涼州記曰青鹽池出鹽正方半寸其形似石甚恬美涼州異物志曰鹽山二岳三色爲質赤者如丹黑者如漆作歌辟惡佩之爲吉名曰戎鹽可以療疾則戎鹽不徒供膳羞兼可療疾病又土人鑊爲虎形大小如意明鹽人形鹽亦用戎鹽也詒讓案依鄭說則戎鹽蓋鹹而微恬呂氏春秋本味篇云伊尹日和之美者大夏之鹽殆卽戎鹽與凡齊事饗鹽以待戒令齊事和五味之事饗鹽凍治之疏注云齊事和五味之事者若食醫掌和王之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須調和五味者皆用鹽以爲鹹也

齊和詳內饗疏云齎鹽凍治之者齎注例當作煮凡注復述經  
又亦不用古字說文齎部云齎言也重文齎或從火此齎鹽  
通上苦鹽等言之呂飛鵬云鹽出鹽池凡出鹽之所皆得稱鹽  
故未煎之鹽亦稱鹽郊特牲煎鹽之尚疏云煎者煎此自然之  
鹽鍊治之也此注云凍治之殆卽所謂煎鹽與

幕人掌共巾幕共巾可以覆物疏掌共巾幕者說文中部云巾  
佩巾也案佩巾以拭物卽內則之紛帨又有盟巾亦其類王府  
掌王之燕衣服注謂有巾則此官唯掌賓祭及王飲食覆物之  
巾佩巾盟巾非其所掌賈疏謂此巾兼以拭物非也 注云共  
巾可以覆物者敎官注亦云以巾覆物曰幕謂巾幕卽是巾之  
可以覆物者以別於佩巾不可以覆物也國語周語云淨其中

蔡章注云巾幕所以覆尊彝也案幕卽幕之俗大射儀云膳尊兩  
飯幕用錫若絺燕禮云公尊瓦大兩幕用相若錫特牲饋食禮云  
覆兩壺卒奠幕用絺又記云遷巾以絺纁裏士昏禮云醯醬二  
豆菹醢四豆兼巾之公食大夫禮云簠有蓋幕是尊彝飯壺簠  
豆簠簋皆有幕幕以布及葛爲之亦通謂之巾士昏禮及特牲  
記所云是也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遷巾圖一幅又云覆饌巾  
士大夫以緇布纁裏諸侯天子以玄布纁裏禮圖所云蓋巾幕  
之通制也其牲鼎之覆以茅爲之禮經謂之幕與巾幕異祭祀  
以疏布巾幕八尊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疏祭祀以疏布巾  
幕八尊者賈疏云祭天無灌唯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疏布者  
大功布爲幕覆此八尊此據正尊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

玄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幕之也案依通典吉禮引崔源思說則唯醴正方丘備五齊三酒乃有八尊其二郊及迎氣并四齊三酒則唯七尊加明水玄酒則十四尊也詳酒正疏 注云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者郊特牲云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文功之始也又禮器云犧尊疏布鼎此以素爲貴也注云鼎或作罍案鼎卽幕之借字疏布鄭不云何布賈以爲大功布蓋據士喪禮大小斂奠幕並用功布故鄭射記疏謂喪巾之幕皆用疏布明祭幕雖尚質不當降於喪幕也今攷喪服經有疏衰又有大功布小功布彼注云疏猶麤也大功布其緞治之功麤沽之間傳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國語魯語云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七升布卽大功布也攷

士喪禮喪大記及司巫注引逸禮並有功布鄭士喪注云功布  
鍛濯灰治之布也故賈孔咸以七升大功布釋之然既夕云裹  
三帛用疏布緇二帛用功布則疏布非卽功布竊疑功布旣爲  
大功布則疏布當卽六升之布蓋疏衰之布雖自三升以上而  
開傳說斬衰受服六升七升而後謂之成布則五升以下雖有  
疏名而尙未得爲成布七升以上則加以纁功而不僅稱疏是  
疏布之纁六升不當以七升以上之大功布混之明矣賈疏云  
鄭知此經祭祀是天地之神者以其下經畫布幕六彝是宗廟  
之祭用六彝卽知此疏布幕八尊無祿是天地可知又見禮器  
云大路素而越席疏布幕彼皆據祭天則疏布是祭天地可知  
舉天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皆是尙質之義也詒

議案禮運說宗廟之祭亦云疏布以冪則內祭祀亦有用疏布  
冪者孔疏謂彼記襍陳夏殷諸侯之禮未知然否疏布巾蓋用  
素布一幅爲之陳祥道謂下言畫布巾則疏布不畫可知是也  
郊特牲以疏布別於黼黻文繡明疏布尙質無黼黻之文矣以  
畫布巾冪六彝宗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與疏以畫布巾冪  
六彝者用玄纁錫布一幅爲巾而畫之也賈疏云言六彝者雞  
彝烏彝斚彝黃彝虎彝蜚彝此六彝皆盛鬱鬱以畫布冪之此  
舉六彝對上經入尊無鬱鬱以言宗廟有鬱鬱其實天地亦有  
和鬱之彝用疏布宗廟亦有八尊亦用畫布互舉以明義也案  
賈說祭天地亦有和鬱之彝蓋陳而不裸詳鬱人司尊彝疏又  
燕禮公尊冪用綌若錫注云冬夏異也依鄭彼注義則天子諸

侯冪當用錫夏則以絺絺黃以周云凡尊冪錫爲上絺次之絺  
又次之錫布之細者也絺葛之細者也大射冪用錫若絺燕禮  
冪用絺若錫惟君得用錫也或絺或絺亦惟其所用上得兼下  
鄭以爲冬夏之別非其義也鄉飲酒士昏特性皆用絺是士以  
絺爲正也畫布爲布之細者卽錫也案黃說與鄭小異於義亦  
通錫布依鄭襍記注義爲七升半依金榜說則當爲十五升金  
說爲尤其布精於功布於差次亦正符合也 注云宗廟可以  
文者賈疏云以其用畫布對上疏布爲質故言宗廟可以文云  
畫者畫其雲氣與者賈疏云三禮通例所言畫者解皆以爲畫  
雲氣謂畫爲五色之雲俱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詒讓案鄭君  
諸經注凡言畫者多以雲氣爲說如射人及鄉射記之畫侯司

凡筵及書願命之畫純司常之畫象喪大記之畫荒皆以爲雲  
氣蓋皆意爲之說於經典無端證王昭禹黃以周謂下文凡王  
巾皆黼則畫布巾亦畫黼其說亦通凡王巾皆黼四飲三酒皆  
畫黼周尙武其用文德則黻可疏凡王巾皆黼者王飲食覆物  
之中若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絺之類別於上覆尊  
彝之中爲祭祀所用也又據典絲注則王盥巾亦有畫黼賈疏  
云凡王之覆物之中皆用黼文覆之言凡非一四飲三酒之外  
尊豆俎簋之屬皆用之注云四飲三酒皆畫黼者謂以玄纁  
布一幅爲巾而畫以黼文飲食不用五齊故不言也其布蓋亦  
以纁及絺紵四飲三酒詳酒正職云周尙武者賈疏云黼者白  
與黑作斧文取金斧斷割之義周以武得天下尙武故用黼也



詒讓案黼斧字通周書器服篇記明器有斧中卽此黼巾也云  
其用文德則黻可者亦卽以意言之明不必皆用黼也賈疏云  
謂若夏以揖讓得天下是文定天下則當用黑與青謂之黻兩  
已相背也若然易云湯武革命殷亦以武得天下則亦用黼耳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  
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  
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魯莊公  
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掌王之六  
寢之脩者釋文云脩本亦作修案修正字經例用借字作脩大  
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注云脩埽除糞灑是也  
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者說文六部云寢臥也夢部云

寤病臥也案寤省變作寢凡宮寢並取寢息爲名釋名釋宮室云寢寢也所寢息也賈疏云路寢制如明堂聽政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曲禮孔疏云案周禮王自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凡后妃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胡培翬云天子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路寢則正寢小寢則燕寢也正寢之一天子至士所不殊惟燕寢有隆殺耳詒讓案路寢大僕謂之大寢燕寢見女御亦曰小寢者對大寢言之也此王六寢自相對爲大小與后寢無涉公羊莊三十二年何注云夫人居小寢左傳僖三十三年杜注及檀弓孔疏引服虔說並以小寢爲夫人寢

彼以夫人寢對君寢爲小寢與此注義異鄭匠人注謂天子路  
序制如明堂而此注云路寢一小寢五則鄭意路寢者一寢而  
五室十二堂小寢五者五寢寢各一堂二房一室也小寢雖不  
如明堂制然五寢方位亦與明堂五室同故曲禮疏說五小寢  
並依匠人五室注義一寢居中而四寢分居四維蓋深得鄭指  
內宰先鄭注說后六宮後五前一與後鄭說王寢制正同然鄭  
路寢如明堂制之說實未塙李如圭云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  
其陳位也有設斧展爇間南嚮則戶牖閒也西序東嚮東序西  
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  
階面階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  
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阼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稍

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然則鄭謂天子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案顧命路寢東西房側階之制不可通於明堂李氏所駁甚當江永金鶚說並同明堂位孔疏引尙書大傳多士傳云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伏傳亦謂路寢有東西房及北堂足證其必不爲明堂制矣喪大記孔疏引熊氏說謂天子路寢左房則東南火室右房則西南金室欲以傳合東西房與五室爲一制說殊牽強亦不足據互詳大史匠人疏又案伏傳說路寢制有東西房北堂而無室依禮經北堂皆在東房之後則言房可以賅北堂而室必不容不見義並難通豈伏意謂北堂在室後或舉堂以見室與引玉藻曰朝辨色始入

者釋文云辨本又作別案禮記作辨辨別聲近義通詳叙官疏鄭彼注云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賈疏云謂羣臣昧爽至門外辨色始入應門云君日出而視朝者彼上文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鄭注云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然則此視朝亦謂內朝云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者鄭彼注云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賈疏云朝罷君退適路寢之時大夫各鄉治事之處君使人視大夫大夫退還舍君然後適小寢釋去朝服服玄端云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者玉藻聽政在路寢是路寢以治事聽政畢則適燕寢是燕寢以時燕息故女御云掌御叙于王之燕寢但路寢爲王之齊宮凡齊疾亦於彼居息故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此天

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是路寢亦有居息之時矣云春秋  
書魯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者莊三十二年僖三十三  
年經文公羊莊公傳云路寢者何正寢也穀梁說同云是則人  
君非一寢明矣者據玉藻及春秋經諸侯非一寢明天子宜有  
六寢也春秋定十五年經公薨于高寢穀梁傳云高寢非正也  
左傳杜注亦云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是高寢非正寢故  
鄭不引又說苑脩文篇云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  
者何正寢也曷爲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日高  
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  
繼體君之寢也其二何日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  
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柁何高寢立

中路寢左右然則天子之寢柰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承明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案說苑說承明文有缺佚大意蓋以始受命之王居中承明猶諸侯之有高寢也公羊莊二十二年何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日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案劉向說天子亦三寢與此經乖其說高寢亦與穀梁傳不合並鄭所不取至諸侯寢數此注無文賈疏云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亦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者是也喪大記孔疏云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案賈孔二說不同以孔爲長黃以周云天子諸侯之寢見於經傳者止有路寢小寢所謂燕寢高

寢者皆小寢也祭義云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鄭注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亦兼正寢言以此例之則諸侯三宮亦正寢一小寢二可知也側室不得謂之寢賈疏非胡培翬云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疏解此經爲大夫之制謂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是大夫有燕寢有側室矣既夕記月朔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賈疏以下室爲燕寢則士有燕寢矣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庶人無側室則士得有側室矣若諸侯小寢二與大夫士同爲燕寢一側室一不幾上下亡等乎案黃胡說是也金鶚亦謂側室非小寢並足正賈說之誤春秋僖公二十年五月西宮災公羊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



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又穀梁桓  
十四年傳云甸粟而納之三宮並諸侯夫人三宮之證鄭此汙  
及內宰注以后六宮疑王六寢則亦謂侯國夫人三宮與君三  
寢相疑可知六宮兼路寢言之則侯國三寢三宮亦兼路寢言  
可知綜校鄭義孔說自塙又文王世子云諸孫守下宮下室注  
云下室燕寢是燕寢通稱下室而不得爲側室側室蓋在后燕  
寢之兩旁而別自爲院故內則云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孔疏  
謂側室在燕寢之旁亦南嚮是側室別有門而南嚮足以明其  
制又側室大戴禮保傅篇引青史氏記謂之宴室詳內宰疏爲  
其井區除其不蠲去其惡臭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蠲猶絜也詩  
云吉蠲爲饎鄭司農云區路廁也立謂區豬謂霜下之池受畜

水而流之者疏爲其井以者井園當讀爲屏園說文广部云屏蔽也謂於宮寢隱處爲之園又爲屏以爲隱蔽屏亦作屏墨子旗幟篇云爲屏三十步而爲之園高丈爲民園垣高十二尺以上園卽園也云除其不蠲去其惡臭者卽井園掃除之事此官以時除其不絮之物說文占部云殯腐氣也臭卽殯之借字惡臭尤不絮之甚者去亦除也 注云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者蓋直承蓄之下於地爲小溝所以受接承蓄之水潦使漏泄於宮外者其形若井故謂之漏井御覽禮儀部引傳玄五祀議云中蓄祭於漏井是也云蠲猶潔也者小爾雅廣詁云蠲絮也段王裁云圭訓絮蠲不訓絮因音同而以猶通之案段說是也蠲卽圭之借字詳蜡氏疏引詩云吉蠲爲饌者小雅天保篇文毛傳

亦訓闕爲深故引以爲證賈疏云案秋官蜡氏云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注云蠲讀如吉圭惟饌之圭圭絜也此云蠲彼注云圭不同者彼蓋是三家詩故與此不同鄭司農云匿路廂也者說文匚部云匿匿也广部云廁清也謂於宮中路旁隱匿之處爲廁洞是謂之匿惠士奇云井匿一名偃一名屏匿莊子庚桑楚篇云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郭注偃謂屏廁寢廟則以資燕屏廁則以偃漫此井匿乃屏廁之明證而後鄭謂漏井匿稍者非也戰國策燕策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匿廣雅釋器云固圉屏廁也王念孫云急就篇云屏廁清偃糞土壤屏與屏通開元占經甘氏外官占引甘氏云天偃七星在外屏南外屏七星在奎南注云天偃廁也外屏所以障天偃也又引甘氏

讀云天溷伏作屏廁糞土屏蔽接障宴溷莫睹宴亦廁也字本作匿又作偃匿與屏皆取隱蔽之義宮人爲其井匿井字疑是井字之譌并屏古字通屏匿謂廁也據下文云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則以匿爲路廁者是也案惠王說甚塢但先鄭不釋井字疑以井匿爲二蓋不知井爲并之譌也云玄謂匿豬謂雷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者破先鄭說也丁晏云左傳襄二十五年規偃豬杜注偃豬下濕之地鄭云匿豬義與偃豬同廩人注梁水匿也釋文徐本作匿古偃匿通用稻人注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詒讓案說文雨部云雷屋水流也故凡屋檐端水下注之處通謂之雷鄉飲酒禮磬階閒縮雷燕禮設洗饌于阼階東南當束雷又賓所執脯以賜饌人于門內雷是也此云雷下之池

蓋卽寧舍先鄭注所謂受居溜水以凍棗者亦謂之承霤棺弓云池視重霤鄭彼注云如堂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今宮中有承霤云以銅爲之孔疏云重霤者屋承霤也以木爲之承於屋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於地故謂此木爲重霤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爲重霤案據孔說則王六廢並四面爲承霤霤以行水故亦謂之池喪車之池蓋依此爲名漢書宣帝紀神爵元年詔曰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顏注引如淳云銅池承霤也則漢時猶名承霤爲池矣其王之沐浴沐浴所以自潔清疏共王之沐浴者內則云外內不共沐浴則王寢中當亦有浴室此官兼掌之也此謂共王燕居無事時之沐浴與豎人王齊事之沐浴用和鬯文巫歲時祓除鬯浴

用香薰草藥異共之者喪大記注說喪禮天子沐黍平時沐頤  
當同此官共其潘汁及浴用巾席盤杆之屬並具而奉之 注  
云沐浴所以自絜清者釋文云本亦作清案說文水部云沐濯  
髮也浴洒身也辭無垢蔑也又久部云清寒也絜清之清卽澣  
之借字辭淨亦古今字與清字同或本非是鄭言此者明與上  
文脩除蠲絜事義同也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鑑炭凡勞事  
勞事勞瘁之事疏凡寢中之事者明此官專掌六寢以內凡喪  
祭及王燕居之事無大小皆共給之也云埽除者說文土部云  
埽堊也此卽上云脩是也詳兼僕疏大射儀云司宮埽所畫物  
大射雖不在寢宮人蓋亦掌其埽除之事矣云執燭者昏執之  
以爲明也宮正云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彼注以爲祭

事蓋在寢外宮廟之中則宮正執燭若平時在寢內則此宮人執之二職互相備亦官聯也燕禮云司宮執燭于西階上司宮卽宮人燕在寢故亦此官執燭公食大夫禮司宮具几筵注云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卽據此官言之彼食禮在廟故注兼云宮廟燕禮注以司宮爲小宰失之云共鑪炭者說文金部云鑪方鑪也王燕居寒則共鑪炭爲溫蓋掌炭共炭此官以共王二官相與爲聯事也 注云勞事勞褻之事者謂上三者之外凡王之六寢中勞苦卑褻之事宮人並掌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從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疏注云從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者賈疏云爲王巡守征伐及會同所舍之處亦如上掌凡勞褻之事詒讓案王行所至之地則掌舍爲宮以舍宮人亦從而

掌其舍中之事也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桎梏再重故書桎爲桎卽司農云桎  
桎梏也桎受居溜水凍凜者也杜子春讀爲桎桎桎梏謂行馬  
支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疏掌王之會同之舍者統  
下三宮四門等言之賈疏云會同者謂時見日會殷見日同皆  
爲壇於國外與諸侯相見而命以致禁之事焉王至壇所舍息  
也案賈據會同常禮之行於國城外者唯爲壇壝宮而已其十  
二年王巡守會諸侯於畿外方岳及展國道路較遠或於道廬  
宿市之舍則備此三宮四門各隨時地設之會同詳大宗伯疏  
注云故書桎爲桎者此婺州本建陽本董氏本嘉靖本並作  
拒下同葉鈔本釋文亦作拒案拒卽桎之誤今依宋作桎本正



周禮正義 禮十一

五百二十九

徐資原云司會參互故書互爲巨杜子春讀爲參互儲閭氏互  
椽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當爲互是古者椽栳之栳或通作互  
互與巨形聲相似故作栳則讀爲栳作巨則讀爲互杜鄭各依  
字讀之鄭司農云椽椽栳也者先鄭蓋以椽爲栳之借字爾雅  
釋宮云栳謂之椽郭注云屋椽說文木部云栳栳也椽秦名爲  
屋椽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栳案栳卽屋椽端橫木釋文云椽戚  
疏關反盧文弼云當本亦作椽段玉裁云椽字不當有此音非  
是關字有誤則戚本當作椽字通俗文曰閉門機曰椽案椽椽  
義同然椽與疏關音遠疑段說近是云栳受居溜水涑橐者也  
者賈疏云掌舍掌閉衛不掌潔淨之事又行止之處未卽有蟲  
可涑先鄭輒依故書栳而爲溜水涑橐又栳非必是受溜水之

物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段玉裁云此司農從故書作柜陳橐  
陳讀如盥漱之漱橐釋文當洛反讀爲汭集韻汭當洛切滴也  
受居溜水陳橐者今之格雷是也謂雷水下其閒漱之汭之疏  
云陳蟲岳珂橐音妒葉林宗鈔宋本釋文及宋橐周禮橐當洛  
反蓋皆讀橐爲蠶似非也會同之舍爲壇不屋不應有椽及格  
雷等故後鄭從子春作桎桎訓行馬也案段說甚駁先鄭以柜  
爲受居溜水之物溜雷字通卽宮人後鄭注云雷下之池受畜  
水而流之者漢人所謂承雷者也說文水部云陳漚也漱盥口  
也二字音義不同釋文云陳徐劉色遵反臧色胃反是徐邈劉  
昌宗並如字讀而臧哀則讀爲漱蓋與匠人注漱雷字同段從  
臧讀於義自通但陳橐疏釋爲陳蟲釋文則讀橐爲蠶猶掌染

草釋文音棠爲妒也此與賈義正同段則據今本說文讀棠爲  
陌皆未知孰得先鄭之信曾釗則謂棠卽櫟字脩闕氏注櫟束  
兩版爲之此注云棠蓋以接柜所受水而瀉於地者形制與櫟  
同故借名棠若然漣棠卽謂漣灑其承雷之木中空如櫟者義  
亦得通也至惠士奇曾釗又並謂柜卽渠之省惠又引荀子非  
相篇渠匱爲釋揆之聲義亦似符合但諱審經義竊疑柜與掌  
固樹渠字同其義當爲藩落土方氏王巡守則樹王舍注云爲  
藩羅是也脩闕氏互櫟古文苑揚雄城門校尉箴用彼文作析  
柜與此故書正同蓋交木爲行馬謂之櫟樹木爲藩落謂之柜  
二者皆以備守衛故經並舉之以此釋故書或可備一義與云  
杜子春讀爲櫟櫟櫟謂行馬者說文木部云櫟櫟也櫟行

馬也周禮曰設棧板再重段玉裁云杜易柜爲板鄭君從杜也  
司農棧板爲二物杜棧板爲一物板與柜形聲皆相似說文板  
字下云行馬也引周禮柜字下不引周禮亦是從子春說不從  
故書案段說是也行馬以木相連比交互爲之故謂之棧板板  
字亦作互脩閻氏先鄭注云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亦  
謂之閑虎賁氏舍則守王閑注云閑棧板六韜軍用篇云三軍  
拒守木堽鄭劍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是周時有  
行馬之名漢時因之藝文類聚職官部引漢官儀云光祿勳門  
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是也云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  
內列者周衛謂周市王舍爲藩衛師氏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注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是周衛有外內列之證然則設棧

板再重者內列一重外亦一重也賈疏云此桎板所施唯據下文車宮壘宮止宿而言其帷宮無宮暫止之間未必有此桎板也設車宮轅門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爲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疏設車宮轅門者以下設三宮四門之法宮之爲首營也凡野舍爲營域以象牆壁通謂之宮司儀設壇壝宮有四門則三宮及無宮並設四門可知 注云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爲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者以下云爲壇壝宮是平地築土爲宮此不築土而以車爲宮明是阻險之處暫以此備非常次車以爲藩謂野處無牆垣則以車相次比爲藩落也孫子軍爭篇曹注云以車爲營曰轅門卽本此經賈疏云言仰車以其轅表門者謂仰兩乘車轅相向以表門詒

讓案凡兵車乘車曲輶大車直輶兩制不同此會同設車宮當  
用兵車則輶當爲輶經注散文不別也又輶門亦建旌設梁昭  
八年傳說蒐狩之事云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輶門范注云輶  
門卽車以其輶表門楊士勛疏云謂以車爲營舉輶爲門又建  
旃以表之並與鄭義同此會同之舍雖與蒐狩異車宮輶門之  
制則一也又韓非子十過篇云智伯與韓魏圍晉陽二君朝智  
伯而出遇智過於輶門之外則軍旅亦爲輶門矣惠士奇云漢  
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蓋師古車宮之遺意爲垣墼  
宮棘門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墼土起堦埒以爲宮鄭司  
農云棘門以戟爲門杜子春云棘門或爲材門疏注云謂王行  
止宿平地者賈疏云以下文二者非止宿之事唯有此壇宮及

上文車宮爲止宿但險阻平地二所不同故知是止宿平地也云築壇又委壝土起壝埒以爲宮者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爲壇於國外以命事宮謂壝土以爲牆處所謂爲壇壝宮也又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注云四時朝覲受之于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案此並所謂壇壝宮也壇謂宮內之土堂壝則通壇外之營域言之祭法注云封土爲壇書金膝三壇同埒書釋文引馬融云壇土堂蓋壝者委土之名凡委土而平之爲埒於埒之中封土若堂爲壇埒之外四面圍繞推土若牆垣爲埒埒三者通謂之壝故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注云壝壇與埒埒也又豎人社壝注

云墼謂委土爲墼墼廣雅釋土云墼埴厓也說文土部云埴庫  
垣也鄭意築土高起爲墼又於墼外四面委土爲庫垣令高出  
於墼使有墼埴卽所謂宮也賈疏謂掘地爲宮土在坑畔而高  
爲墼埴司儀疏亦謂掘地爲墼墼土爲墼埴當牆處則似爲溝  
壑矣殊誤又聘禮未入竟壹肆爲墼墼彼但埴土爲墼不爲墼  
埴故下云無宮與此墼墼宮異也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爲門者  
小爾雅廣器云棘戟也說文戈部云戟有枝兵也讀若棘明堂  
位越棘大弓鄭注云棘戟也左隱十一年傳子都拔棘杜注同  
案戟詳治氏疏棘戟古同讀故經典戟字多作棘墼墼宮無厓  
於墼旁樹戟以表門戟門卽於墼旁爲之故覲禮注云諸侯入  
墼門卽此棘門也惠士奇云戰國策楚策楚考烈王卒李園入



宮置死士於棘門之內則知古者宮門皆立戟矣杜子春云棘門或爲材門者存異文也宋世準云詩斯干如矢斯棘韓詩棘作枋聲類枋古材字案宋說是也棘枋材三字古音同部故棘門或爲材門其義未聞賈疏云閔二年衛文公居楚丘國家新立齊桓公共門材先令豎立門戶故知棘門亦得爲材門卽是以材木爲門也案賈說亦通爲帷宮設旌門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疏爲帷宮設旌門者與幕人掌次司常爲官聯也 注云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若食息者肆卽肆之借字賈疏云見下曲禮云君命大夫與士肆鄭云肆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則此亦王與羣臣晝止有所展習云若食息者非直有展習亦有食息之時案曲禮

經注肆並作肆賈引作肆與彼釋文所載別本同惠士奇云聘禮未入竟壹肆爲壇壇畫階帷其北無宮蓋張帷以象宮室帷一面而闕其三不成宮也案惠說近是彼聘使展肆疑兼用帷宮無宮之制蓋帷宮正法張帷周而爲垣又於中張帷幕爲次不僅帷其北也左宣十八年傳公孫歸父墀帷而復命於介穀梁襄十八年傳亦有墀帷之文似皆與聘禮略同云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者幕人注云在旁曰帷謂張帷帳爲宮也賈疏云案司常云會同賓客置旌門注引此掌舍爲帷宮設旌門則旌門司常置之掌舍主掌之其旌門則司常所云析羽爲旌者也詒讓案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國語齊語執枹鼓立於軍門韋注云軍門

立旂爲軍門若今牙門矣又云渠門赤旂注云渠門兩旂所建以爲軍門若今牙門矣是渠門亦卽旂門此帷宮爲會同之舍大會同六軍從行故旂門之制亦與軍門同也依韋昭說似諸侯旂門用大旂但龍旂色青今齊語云赤旂則當是烏隼之旗以其注析羽於千首故謂之旂若天子制似當用大常而注析羽也至毛詩小雅車攻傳說田禮云褐纁旂以爲門與穀梁傳謂置旂以爲轅門同則因王侯所載旗並爲通帛之旂蓋旂旂皆五旗之通制故詩孔疏謂彼卽此及大司馬之旂門賈大司馬疏同是也五旗通有旂旂詳司常大司馬疏又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鄭注云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引此職帷宮旂門然則旂門蒙帷宮爲

名亦得謂之帷門矣無宮則其人門謂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  
覲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疏無宮則其人門者聘禮  
注云無宮不壇土畫外垣也此無宮亦王行道路暫駐故不壇  
土畫外垣則立人以表門云共者謂選擇其人而立之也 注  
云謂王行有所逢遇若往遊觀者謂王行在道或與諸侯逢遇  
或無所逢遇而暫往遊觀則不爲宮但立人門以二者皆行道  
倉卒簡略之事不久停止故也云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  
表門者謂列人爲周衛當門處則選擇長大之人以表之也惠  
士奇云虎士立爲門四翟各持兵故曰人門公羊昭二十五年  
傳以遇禮相見以人爲舊何注云舊周塙垣也所以分別內外  
衛威儀則人門若人垣矣案惠說是也公羊云以遇禮相見亦

如在道逢遇陳列周衛其禮疏略與此注可互證此雖云無宮蓋亦列人爲舊故孫子軍爭篇曹注云以人爲營人門是也凡舍事則掌之王行所舍止疏注云王行所舍止者言雖非會同若遵守師田之類王行所舍止其事皆掌舍掌之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鄭司農云帟平帳也綬組綬所以繫帷也立謂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絹爲之凡四物皆以綬連繫焉疏掌帷幕幄帟綬之事者賈疏云掌王帷在傍施之像土壁也幕則帷上張之像舍屋也幄帷幕之內設之帟者在幄幕之內承塵綬者條也以此條繫連帷幕幕人掌此五者王出宮

則送與掌次張之 注云王出宮則有是事者謂王在宮寢室之內則無張帷幕諸事明此幕人所掌諸事惟王出宮乃有也然帷帘二者在宮亦或張之故韓詩外傳云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詩大雅抑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鄭彼箋釋屋爲帷孔疏云禮之有帷幕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帷則室內亦有之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者說文巾部云在旁曰帷帷在上曰幕覆食案亦曰幕釋名釋牀帳云帷圍也所以自障圍也幕幕格也在表之稱也廣韻四覺引三禮圖云四旁及上曰帷案禮圖兼上言之未析帷亦謂之容荀子正論篇云天子居則設張容容卽帷也與巾車車裳帷爲容同楊汴以容爲羽衛非也賈疏云帷在下幕在上共爲室今

之設幕則無帷在下爲異也云幕或在地展陳于上者于注例當作於賈疏云案聘禮云管人布幕官陳幣史展幣皆於幕上聘禮又賓入境至館皆展幣是幕在地展陳於上云帷幕皆以布爲之者賈疏云案既夕禮云明衣裳用幕布其帷在幕下明亦用布故知二者皆用布至於覆棺之幕則用緇故禮記檀弓云布幕衛也稍幕魯也明天子亦用緇覆棺不張設故用緇也案檀弓孔疏引崔靈思說亦謂此帷幕皆用布與緇棺之幕用緇別卽賈所本既夕記鄭注云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也案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見衛夫人夫人在絺帷中絺亦布也雜記說諸侯適死用緇布衾帷則帷幕或上下通用緇布與云四合象官室曰幄者賈疏引顏延之集要說同釋名釋牀帳云幄屋

也以帛衣版施之形如屋也小爾雅廣服云覆帳謂之幄幄幕也廣韻四覺引三禮圖云上下四旁悉周曰幄案四合者謂上下四旁湊合相遮覆也象宮室有棟宇四壁之形蓋兼帷幕之用而較小故詩抑鄭箋云屋小帳也孔疏云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道繻布衾帷素錦以爲幄而行則幄在帷幕之內帷幕是大帳則幄爲小帳也案孔說是也幄正字當作握亦作屋詳巾車疏云王所居之帳也者左傳哀十四年杜注云帳帳也釋名釋牀帳云帳張也張施於牀上也案幄卽覆帳故云王所居之帳史記周本紀云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王屋亦卽王所居之帳也鄭司農云布平帳也者廣雅釋器云布帳也平帳者謂平施於人上異於幄幕等爲穹隆下覆之帳也云綬



組綬所以繫帷也者說文糸部云綬韋維也組綬屬也內則孔疏云組細條也薄闇爲組似繩者爲組案玉藻說天子以下佩玉皆有組綬蓋凡織絲爲薄闇之組以爲繫者通謂之組綬此組綬以連繫帷與韋維佩系同材也云云謂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者廣韻四覺引三禮圖云在上曰帟賈疏云在幕謂下掌次云師田則張幕設重帟是王在幕設帟之事若幄中有帟者掌次云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次卽幄是幄中坐上有承塵也論議案檀弓注云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釋名釋牀帳云小幕曰帟張在人上奕奕然也又云承塵施於上以承塵土也案承塵卽平帳以其平施於坐上則謂之平帳以其承塵土則謂之承塵後鄭此說卽增成先鄭之義玉篇巾部

云帟平帳也又承塵也分爲二義非賈疏謂後鄭不從先鄭平帳義亦誤云幄帟皆以緇爲之者說文糸部云緇帛也賈疏云以其布帷幕之內宜細密又案喪大記有素錦褚褚卽幄彼喪用錦明此用緇可知案賈知素錦褚卽幄者據雜記云其轄素錦以爲屋注云轄象宮室屋其中小帳褹覆棺者彼屋亦與幄同又周書王會篇云成周之會墀上張赤帟陰羽又云堂後東北爲赤帟焉浴盆在其中其西天子乘車立焉青帟陰羽鳧旌又云外臺之四隅張赤帟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間孔晁注云帟帳也陰鶴也以羽飾帳然則吉時之帟蓋以采緇爲之周書帟有羽飾此經無者文不具也云凡四物者以緇連繫焉者謂帷幕幄帟四者並以緇連繫之以便張也凡朝覲會

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共之者掌次當以張疏凡  
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者賈疏云此一經  
皆供與掌次使張之此云朝覲會同卽掌次云諸侯朝覲會同  
是也此云軍旅田役卽掌次云師田彼師卽此軍旅彼田卽此  
田役是也此云祭祀卽掌次云大旅及朝日祀五帝是也此數  
事皆共帷幕幄帟綬與掌次案田役謂四時大田起徒役詳大  
宰疏注云共之者掌次當以張者明此官唯掌共不掌張事  
也大喪共帷幕帟綬爲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  
帟在樞上疏大喪共帷幕帟綬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  
遂師云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注云幄帟先所以爲葬寢之  
閒先張神坐也是大喪亦當共幄此不言者文不具注云爲

賓客飾也者明喪當去飾而共此四者是爲賓客設飾賓客謂諸侯君臣來朝聘及來奔喪弔賻者也云帷以帷堂者堂謂路寢之堂賈疏云謂若喪大記及士喪禮始死帷堂小斂徹之及殯在堂亦帷之也云或與幕張之於庭者庭亦謂路寢堂下賈疏云案尙書顧命云出綬衣於庭鄭云連綬小斂大斂之衣於庭中爾時在庭應設此帷幕無正文故云或也有解者云爲王襲經在庭故有帷幕按喪大記諸侯踊阼階下襲經於序東雖王禮亦當哭踊在阼階下何因反來庭中襲經乎恐不可也詒讓按此帷幕亦以布爲之依檀弓注說天子禮別有覆棺之繆幕當亦此官共之又墨子節葬篇說送葬亦有屋幕則不徒張之於庭矣云帟在柩上者掌次注云張帟柩上承塵又檀弓注

云帟張於殯上殯上卽柩上也據送師注大喪葬之時張神坐亦設帟注不言者亦文不具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唯士無帟王有惠則賜之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帟疏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者此亦謂張殯上之帟也賈疏云掌次云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則此云三公不云諸侯與孤掌次云諸侯與孤不云三公者三公卽是諸侯再重此不云孤孤與卿大夫同不重幕人不張故略不言 注云唯士無帟王有惠則賜之者以士賤不得備物士喪禮亦無帟引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帟者證有惠則賜蓋亦此官共之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法大小丈尺

疏

掌王次之灋者掌

次之官法也賈疏云次者則舍也言次謂次止言舍謂舍息云

以待張事者賈疏云王出宮則幕人以帷與幕等送至停所掌  
次則張之案賈說未核廣雅釋詁云張施也凡王次張施陳設  
之事此官悉掌之故下經毼案亦云張明張事不徒設帷幕帳  
帘等矣蓋凡王次皆幕人司凡筵共其物掌次掌其事三官相  
與爲官聯也凡張帷幕等並以木爲柱橒兩後施以縉布故呂  
氏春秋音初篇云幕勳拆橒委人喪紀共其木材注亦云木材  
給張事是也 注云法大小丈尺者此亦注用今字也司書注  
云法數也謂大小丈尺之數賈疏云大小者下文有大次小次  
是也丈尺之數未聞王大旅上帝則張毼案設皇邸大旅上帝  
祭天於圓丘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張毼案以毼  
爲牀於帳中鄭司農云皇羽覆上帝後版也玄謂後版屏風與

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爲之疏王大旅上帝則張翬案設皇邸者釋文云皇邸一本作皇羽邸阮元云此因注云皇羽覆上經亦誤衍羽字疏云見經皇是鳳皇之字故知以皇羽覆邸上是賈疏本不衍羽字也案阮說是也以下並王之張事王大祭祀皆設大次小次以爲休息之所翬案皇邸卽張設於次中賈疏謂王坐所置是也翬案云張皇邸云設者說文言部云設施陳也與張文異義同故下文又云設重案矣注云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者經注例凡圓字當作圓此疑誤賈疏云見下經別云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卽與司服及宗伯昊天上帝一也卽是大司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事也案鄭賈意經雖言大旅賈卽圓丘之大祀也依此注則上帝指昊天而言大宗伯及典

瑞皆云旅上帝注並云上帝五帝也職金旅上帝賈疏亦以五帝爲釋二說不同攷禮器云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注云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家語郊問篇王肅注同彼云大旅不足以饗帝饗帝卽圜丘之祭大旅旣次於饗帝則此注以大旅上帝爲祭天於圜丘者非也禮器注說以大旅爲祭五帝與大宗伯典瑞諸注義同然此職下文別出祀五帝明上帝與五帝異則以上帝爲通該五帝者亦非也蓋帝之與天雖可互稱而此經則塙有區別通校全經凡云昊天者並指圜丘所祭之天凡云上帝者並指南郊所祭受命帝二文絕不相通此職云大旅上帝大宗伯云旅上帝及四望典瑞云祀天旅上帝又云祀地旅四望職金云旅于上帝玉人云旅四望



凡言旅者並指非常之祭而言所旅者止於上帝四望不云旅  
昊天旅五帝則知旅祭上不及昊天下不徧及五帝此大旅上  
帝自專指有故祭受命帝與南郊之祭帝同而禮不同與圜丘  
昊天祭則迥不相涉也蓋受命帝在五帝之中爲特尊而卑  
於昊天旅上帝有張既案設皇邸則祀昊天亦同可知旅禮略  
而郊祀詳旅有張設則郊祀亦同又可知經舉上帝而不及昊  
天者明舉卑可以見尊舉大旅而不及郊祀者明舉略可以見  
詳經固有此文例也凡上帝與昊天五帝不同互詳大宰大宗  
伯肆師典瑞疏南齊書禮志載江淹王儉議並謂南郊爲旅上  
帝又引孔晃云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案  
孔晃治王肅之學蓋亦以郊止爲一南郊祀昊天以五帝配是

爲旅上帝則亦以旅爲郊也王議又引馬融說以爲夏正總旅  
明堂舊唐書禮儀志載唐人亦有釋典瑞旅上帝爲眾祭五帝  
者黎幹表難之云旅雖訓眾出於爾雅及爲祭名春官訓陳注  
有明文若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便  
是四鎮邪案黎說是也馬王諸家之說其不可通有四此經云  
大旅下文又別云祀五帝則上帝非卽總祀五帝可知段令大  
旅與祀同此五帝經何以爲別異之文乎其不可通一旅爲總  
祭古無是說大宗伯典瑞玉人並云旅四望望祀各就其方無  
總祭之法若如馬說豈得復有總祭四望之禮乎其不可通二  
大宗伯以旅上帝爲國有大故之祭若南郊則常祀之最大者  
不得待有大故始行之其不可通三既隙說大旅有廢樂器與

大喪同笙師說大旅陳器亦然明大旅之禮與常祭不同若郊  
祀用盛樂豈得但廢陳之其不可通四也凡大旅與圖上不同  
帝與南郊帝同而祭不同互詳大司樂疏云國有故而祭亦曰  
旅者明旅本爲有故特祭之專名常祀不名旅也賈疏云案大  
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國有故而祭謂之旅案詳  
大宗伯疏云此以旅見祀也音賈疏云但此文五帝見正祀  
其旅見於大宗伯大宗伯昊天不云旅故此見此文不言正祀  
故鄭以因旅見之欲見有故昊天亦旅之故云以旅見祀詒讓  
案大宗伯注云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據  
彼注則旅與祀禮小異此經云王大旅上帝不云祀上帝不宜  
大旅有張氏案設皇邸之等大祀反無之故鄭謂經言旅以見

祀明旅有此張設則祀亦有不待言也然以經攷之昊天似無  
旅法鄭賈並謂昊天亦有旅非也云張旣案以旣爲牀於幄中  
者掌皮云共其義毛爲旣以待邦事釋名釋牀帳云旣旃也毛  
相著旃旃然也說文毛部云旣撚毛也木部云案几屬牀安身  
之几坐也案對文則案與牀異散文則通凡牀以木爲之此注  
云以旣爲牀者言以旣覆牀上爲之猶於牀上覆重席謂之重  
案也賈疏云牀上著旣卽謂之旣案據鄭云於幄中則知不徒  
設旣案皇邸而已明知并有大次小次之幄與下祀五帝互見  
之也鄭司農云皇羽覆上者樂師皇舞先鄭注云以羽冒覆頭  
上衣飾翡翠之羽然則此皇邸先鄭意疑亦當爲翡翠之羽覆  
邸上與後鄭皇爲象鳳皇羽義異賈疏謂先鄭亦以皇爲鳳皇

周禮正義

禮十一

三十

五百四十七

羽疑非先鄭意云邸後版也者謂旣案後之植版也爾雅釋器云邸謂之柅凡物根柅必在後故後版謂之邸輶人以大車後轅爲邸與此義略同云立謂後版屏風與者賈疏云此增成司農義言後版者謂爲大方版於坐後畫爲斧文言屏風者據漢法況之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呂飛鵬云康成三禮圖云展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賈云爲大方版於坐後畫爲斧文是卽以後版屏風爲斧文案呂說是也釋名釋牀帳云屏風所以屏障風也爾雅釋器郭注謂射容形如牀頭小曲屏風此旣案卽牀而設後版蓋與漢晉牀頭屏風正相類故後鄭舉屏風以申先鄭後版之說然不云畫黼賈據司几筵注謂黼依制如屏風因謂此皇邸亦畫斧文不知此皇邸以皇羽覆上

不必更畫斧文也屏風亦見燕丹子及史記孟嘗君傳則戰國時已有此稱不始於漢矣云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爲之者樂師皇舞注云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注云皇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禮經言皇者鄭並以鳳皇羽爲釋爾雅釋鳥云鳳其雌皇山海經南山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此象鳳皇羽色亦謂染羽爲五采也賈疏云案尙書禹貢羽畎夏翟謂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後世無夏翟故周禮鍾氏染鳥羽象鳳皇色以爲之覆於版上明堂位及司几筵皆云黼展此不在寢廟無展故不得云黼展故別名皇邸案賈說非也鳳皇羽與夏翟羽色並備五采鄭各望文爲訓故不同耳爾雅釋器云闕戶之間謂之展此皇邸

大旅所用既不在牖戶之間雖形制相近而畫飾迥異不得謂  
卽黼依之別名也典絲疏說亦同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  
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  
帝於四郊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  
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  
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重帟復帟重案  
牀重席也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疏朝日祀五帝者亦豕王  
爲文此皆大祀王親與祭則有此張設之事五帝尊於日月而  
經先云朝日後云祀五帝者各隨文便無義例云則張大次小  
次設重帟重案者賈疏云大幄小幄但幄在幕中既有幄明有  
帷幕可知設重帟者謂於幄中設承塵重案者案則牀也牀言

重謂牀上設重席不言氈及皇邸亦有可知上氈案不言重席  
亦有重席可知互見爲義 注云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  
者玉藻云天子立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鄭注云朝日春分之  
時也東門謂國門也覲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  
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禮方明彼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  
此云拜日於東門之外兼用玉藻覲禮兩文覲禮所記雖非春  
分朝日其禮略同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卽日月之正祭鄭說  
本馬融詳與瑞疏云祀五帝於四郊者賈疏云案小宗伯兆五  
帝於四郊是也此謂四時迎氣案月令立春於東郊立夏於南  
郊季夏六月迎土氣亦於南郊立秋於西郊立冬於北郊謂靈  
威仰之屬案詳小宗伯疏云次謂幄也者敘官注云次自修正



之處凡祭祀朝覲之所必張幄以爲自修正之處經云大小次  
次卽幄四合象宮室者也云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  
退俟之處者賈疏云必兩次設幄者大幄謂王侵晨至祭所祭  
時未到去壇壝之外遠處設大次王且止居故云大幄初往所  
止居也接祭者與羣臣交接相代而祭去壇宜近置一小幄退  
俟之處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者祭義云郊之祭也大  
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氏祭其陽周人祭日以  
朝及闇鄭彼注云闇昏時也陽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  
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  
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案彼注謂郊祭此注引之證朝日祀五  
帝與郊祀略同亦終日有事也云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

侯與諸臣代有事焉者強力謂強有力也聘義云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挈壺氏注云代猶更也以其竟日有事雖有強力亦不能支故王與諸臣更番迭進王以次退侯於幄得以暫息不至疲倦云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者明台諸侯亦於壇內外設大小次及重帟重案也合諸侯卽大宗伯云時見日會殷見曰同賈疏云案司儀合諸侯爲壇三成是也云重帟復帟者復宋本嘉靖本並作復今從注疏本廣雅釋詁云復重也賈疏云謂兩重爲之詒讓案周書王會篇說成周之會墀及文間皆張赤帟蓋卽重帟也云重案牀重席也者牀不可以言重故知爲覆重席賈疏云案司几筵莞筵纁席次席三重此言重席亦當有此

三重與重帟不同案賈意重案常有二重席與重帟止兩重帟  
文同義異但司几筵三種席謂加席也與重席本不同以禮經  
重席之例言之天子當莞筵五重玉藻云天子之席五重是也  
此經注並無重席之數疑覆案之席與設於地不同或不必備  
五重後文諸侯不云重案則是不重與禮器亦異是其證也重  
席詳司几筵疏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者卽蒼赤黃白黑五  
天帝是也詳大宰及小宗伯疏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不張  
幄者於是臨誓眾王或迴顧占察疏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者亦冢上王爲文謂大帥及四時大田王親行者也賈疏云謂  
出師征伐及田獵則張幕者爲王設坐不言帷者亦有可知  
注云不張幄者於是臨誓眾王或迴顧占察者謂師田有誓眾

之事故設平帳之帟而不設四合象宮室之幃使四旁皆見以便王之週顧占察說文見部云覲窺視也占卽覲之段字方言云占視也凡相竊視南楚或謂之占自江而北凡相候謂之占然則占察猶言視察司稽司門注並云視占是也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卽宮待事之處疏諸侯朝覲會同者以下並諸侯之張事賈疏云此謂與諸侯張之若四時常朝在國內今言朝覲會同爲會同而來故在國外與大宰大朝覲會同一也案經言朝覲者明四時常朝亦張大次也賈謂因會同而朝不關常朝非經義云則張大次小次者賈疏云亦如上文大小次丈尺則減耳詒讓案張大小次則亦當有帟案但不重耳又聘禮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

君之次鄭彼注云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賈彼疏云凡爲次君次在前臣次在後故云少退於君之次則諸侯卿大夫來聘問亦有次此經不言者文略注云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卽宮待事之處者賈疏云鄭云初往止居者謂宮外也卽宮者應是宮內言官卽司儀所言官方三百步曠土爲之是也言待事者欲於幄中待事辨否案賈據會同言之其朝覲之次則在皋門外及廟門外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鄭彼注云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卽朝覲卽宮待事之次也但覲禮注謂朝覲受次在文王廟門外而依小宗伯注廟在雉門外則非三

朝所在小司寇注雖有外朝在雉門外之說然以朝士校之自是謬文今攷定廟當在路門外則正當治朝然鄭實無是義又齊侯大行人注謂朝覲王有車迎出大門之法則諸侯待事亦不宜唯在廟門外鄭彼注義外迂甚多故賈彼疏云若天子春夏受享諸侯相朝聘迎賓客者皆有外次有外次於大門外者則無廟門外之內次天子覲遇在廟者有廟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案賈蓋亦知鄭義之難通故爲此說以斡旋之然究不塢也江永云朝覲當有大次在外朝有小次在廟門外觀禮所謂前朝皆受舍于朝是也覲禮言旅見則分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若其特朝則次當張之門外西方而東面以爲止居待事之處掌訝云及將幣爲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人復至行

禮爲時久則侯氏宜於大次止居以待乃交摺天子許入於是侯氏入大門至廟門外入於小次以待事案江說與聘禮覲禮義並合是也凡四時朝覲禮亦無異詳大宗伯疏師田則張幕設案鄭司農云師田謂諸侯相與師田立謂此掌次張之諸侯從王而師田者疏師田則張幕設案者賈疏云文承上諸侯謂諸侯從王師田卽張幕設案者也不言重則無重席亦應有單席於牀也 注鄭司農云師田謂諸侯相與師田者先鄭意上張幕設重帟重案爲天子師田此文承上諸侯朝覲會同之下故當爲諸侯相與師田與上天子師田異也云立謂此掌次張之諸侯從王而師田者者賈疏云後鄭不從先鄭者以其天子掌次不合與諸侯國內張幕故云掌次張之以明非諸侯相與

師田也此至下所云次者請以繒爲幄帳案聘禮記所云次或以帷及席皆得與此掌次所云次別也案賈意上大小次注以大爲幄據幕人注幄以繒爲之故謂此及下所云次並以繒爲幄帳與聘禮記次以帷布爲之者別又士冠禮賓就次注云次門外更衣處也以幄幕簟席爲之賈彼疏謂士卑或張簟席故此疏亦云或以帷及席皆得竊謂行禮有次通於尊卑幄帷雖繒布異材然皆可爲次此經諸次所設不同旣無用幄之明文則或亦得合有帷席之次賈必謂其與聘禮次別殆失之固矣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不言公公如諸侯體從王祭祀合諸侯張大次小次師田亦張幕設案疏孤卿有邦事則張幕



設案者此畿內諸臣之張事孤卿不設嚶次降於諸侯也 注

云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者賈疏云謂若上王大旅上帝朝日祀五帝合諸侯及師田等數事王親行則從王往也云若以王命出也者賈疏云若祭祀則容王有故不視羣臣攝之若諸侯使臣時聘殷親王不親行則於國外使羣臣受之是王命出也云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者北堂書鈔設官部引五經異義云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又引環濟要略云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副助三公者也孤者不掌官祭然孤特也書僞古文周官說與周禮說略同僞孔傳云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論

語微子皇氏義疏引鄭書微子注云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也亦從古周禮說王引之云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大師大傅大保是爲三公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是鄭注所本也案三少出大戴禮記保傅篇曰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大子宴者也未嘗以爲周禮之孤周禮言三公者皆著其數曰三若孤實有三人則亦當著其數曰三孤矣乃通考全經言孤者凡二十有一皆但謂之孤無言三孤者則孤之數必非三人未可以保傅之三少當之也幕人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帑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掌客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皆言三公而不言孤孤已在卿之內故也經凡以孤卿並言者皆不

著卿之人數以卿與三公對言則曰六卿而不言孤豈非以孤在六卿之內則不得於孤之外更數六卿亦不得於六卿之外更言孤乎蓋六卿中有秉國政者其位獨尊故謂之孤孤者獨也譬之大國之卿晉士會受欒黶之命而將中軍宋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位在六卿之列而又獨尊也周書大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孔注曰冢卿孤卿蓋爾雅冢大也六卿之中孤爲大故曰冢卿也穆天子傳百辟冢卿亦孤也郭注以爲冢宰失之昭四年左傳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杜注曰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則季孫爲冢卿孟孫叔孫爲介卿可知季孫秉國政故謂之冢卿也其位在六卿之首其數則一人而已不

得有三也自班氏作表誤以三少爲孤而康成沿襲之於是東晉古文尙書竊其說以入周官曰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而孤之爲官遂失其本義矣又案以周禮之孤爲三人其誤始於新莽漢書王莽傳曰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蓋莽建立周禮見周禮屢言三公孤卿則妄以孤爲三公之佐而置三公司卿以放效之至班氏作表又以大師大傅大保爲三公而少師少傅少保爲孤卿官名雖異而以孤爲三人分屬三公則沿新莽之誤案王謂孤爲冢卿卽在六卿之中非三少其說致塙孤者執政之卿亦謂之卿士詩小雅十月之交說皇父卿士在家伯維宰之上鄭箋以宰爲冢宰則皇父爲孤卿可知左應九年傳載鄭莊公爲王左卿士與虢公忌父爲

周禮正義 禮十一

三

五百四十八

右卿士並爲政左隱三年杜注謂卿士王卿之執政者執政必孤卿而有左右是有二孤矣蓋孤爲諸卿中執政者之稱無專職亦無定員但不可以三少強充其數耳通言之孤在卿中爲特尊秩次亞於三公故亦通稱公卿飲酒禮諸公大夫注云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是也卿士爲孤而亦爲諸卿之通稱故書洪範云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孔疏引鄭書注云卿士六卿掌事者又匠人注以三孤六卿爲九卿亦非詳彼疏云不言公公如諸侯禮從王祭祀合諸侯張大次小次師田亦張幕設案者以經言孤卿不及三公故鄭補其義賈疏云謂如上諸侯之禮中唯有會同師田無言祭祀鄭云祭祀者王於會同與祭祀同云亦如之則諸侯從王祭祀亦與會同同若然三公從王祭祀亦

與從王會同同也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  
重張帟極上承塵疏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  
不重者賈疏云以其王以下至孤卿大夫兼有后及三夫人已  
下故言凡以廣之也后與王同三重世子三夫人與諸侯同再  
重九嬪二十七世婦與孤卿大夫同不重一而已八十一御妻  
與士同無帟有賜乃得帟也此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外  
諸侯掌次不張之金鷄云凡兩物積累方可言重若正一物則  
不可言一重故再重之下卽日不重而無一重之文 注云張

帟極上承塵者詳幕人疏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旅眾也公  
卿以下卽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爲之張大幕尸則有幄鄭  
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疏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

次者賈疏云祭祀言凡者天地宗廟外內祭祀皆有羣臣助祭其臣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張旅幕旅眾也謂眾人共幕諸祭皆有尸尸尊故別張尸次 注云旅眾也者序官注同云公卿以下卽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者上經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注謂以事從王又謂公如諸侯禮從王祭祀設大次小次是公從祭者特設次卿從祭當特張幕則此注公卿以下蓋外公卿言之謂中大夫以下待事則眾人共居旅幕以其無專幕也通典吉禮說大飴云掌次於廟外之東設主人及公卿以下次幕林喬蔭云尸次差設於廟門外之西案林蓋據聘禮注賓次在門西推之於義近是杜謂設於門東恐未塙賈疏云若宗廟自有廟門之外若外神於郊則亦有壝宮之門門外並有立

位云爲之張大幕者以其旅居人眾取足相容故特爲大幕也  
云尸則有帷者以經云張尸次與上朝曰祀五帝設大次小次同  
爲四合之帳也少牢饋食禮云祝迎尸于廟門之外特牲饋食  
禮云祝迎尸于門外注云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就其次而請  
則尸次亦於廟門外張之鄭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  
帳者掌訝云次于舍門外後鄭注云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  
士冠禮大射饌注並同卽用先鄭義次張帷幕爲之故謂之帳  
賈疏云未祭則常服至祭所乃更去常服服祭服也故言更衣  
射則張耦次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  
于次疏射則張耦次者通三射而言賈疏云天子大射六耦在  
西郊賓射亦六耦在朝燕射三耦在寢此六耦三耦據諸侯射



者若眾耦則多但無常數耳案天子大射當在東郊南郊燕射亦具六耦賈說並誤詳司裘大司馬射人疏 注云耦俱升射者者即大司馬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云王六耦諸侯四耦孤卿大夫士三耦是也左襄二十九年傳云射者三耦杜注云二人爲耦曲禮孔疏云射法每兩人相對以決勝負名之曰耦耦貴賤必對故卿與卿耦大夫與大夫耦或奇餘不足則使士備耦案大射君與賓耦卿大夫自相耦賈疏云案大射鄉射耦皆兩兩揖讓升自西階鄉兩楹之間履射物南面而射射訖又兩兩揖讓降自西階云次在洗東者鄭大射儀注云耦次在洗東南案彼經上文云設洗于阼階東南然則耦次又在洗之東南亦即阼階東南也此注不言南者文不具又案大射

注據射宮庭中言也燕射於路寢亦有阼階唯賓射於治朝無  
室階以意推之賓射耦次其在路門外東塾之東南與引大射  
日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者賈疏云證次中有弓矢其耦立位  
在次北西面至射乃命三耦入次取弓矢引之者以天子之次  
無文雖六耦不同設次則與諸侯同也儀禮鄉射乃是州長貢  
士禮其中兼有鄉大夫詢眾庶之射並無次故堂西比耦也掌  
凡邦之張事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  
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九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  
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  
其餘以給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疏

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者此並掌財用府藏官之官法與大宰正副相贊者也大宰云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此官並執其法籍之貳賈疏云大宰掌其正此官掌其副貳者以其物入大府故也云以受其貨賄之人者明凡貨賄之入此官總受之也賈疏云九貢謂諸侯九貢自然有金玉曰貨布帛曰賄九賦謂畿內之九賦口率出泉九賦如三農園圃之類亦有不出貨賄者皆言受其貨賄之人者難以泉穀爲主民欲得出貨賄者則取之以當邦賦之數故大宰云九賦斂財賄是其不要取泉也案九賦者畿內田野之稅九功者萬民職事之征賈依大宰注說以九賦爲口泉非也並詳大宰疏云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者賈疏云言大府

雖自有府其物仍分置于眾府 注云九功謂九職也者司會云以九功之濃令民職之財用故云九功卽九職之功授其事則爲職厥其成則爲功其實一也管子乘馬篇云賈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彼功卽此九功之功與功而不與分謂使爲賈工者各自貢其功若閭師商賈百工之貢不與分者不頒以食也賈疏云以其九職任萬民謂任之使有職事故大宰云九職大府斂貨賄據成功言之故云九功其本是一故云九功九職也江永云九功中臣妾不貢疏材此舉其大綱未暇細別閭師乃分析言之云受藏之府若內府也者據內府云享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是受藏之府職金云入其玉石丹青于

守藏之府注亦云守藏者王府內府也黃以周云王府內府皆藏貨賄之良以待王之大用大用不常有故謂之受藏之府明不遽出也詒讓案鄭意蓋謂王府內府外府皆爲受藏之府唯云內府者文不具也云受用之府若職內也者據職內云以逆邦國之賦用是受用之府鄭意蓋謂職內職歲職幣皆爲受用之府唯舉職內者亦文不具也金榜云受藏之府受用之府六官之屬具有之在天官則王府內府外府其較著者也職內掌邦之賦入職歲掌邦之賦出蓋各執其出入之總以贊逆會乃計官之屬故與司會司書職相亞大非謂邦賦盡入於職內盡出於職歲也案金說是也此經受藏受用之府所略甚廣若酒人漿人酒飲並入酒府匠人市布入泉府珍異入膳府之屬凡

百官之有府者並得受之注唯舉內府藏內二官以見例耳云  
若者卽是此擬之詞非謂受藏專屬內府受用專屬藏內也云  
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者以貨爲金玉賄爲布帛皆給用之物  
賈疏云鄭欲以藏用互文貨言藏者以其善物賄言用者以其  
賤物其實皆藏皆用故言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云良者以給  
王之用者若內府待邦之大用王府掌王之良貨賄之藏是也  
云其餘以給國之用者若藏內邦國之用是也云或言受藏或  
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者賈疏云言受藏謂內府言受用  
謂藏內皆藏以給用言藏亦用言用亦藏是互文也雜言貨賄  
者言貨兼有賄言賄亦兼有貨亦是互文但二者善惡不同故  
別言之耳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疏凡官府都

鄙之吏者此吏通冢官府都鄙爲文謂王朝眾官及都鄙采邑  
咸有官吏猶司會云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百物財用此內舉  
官府外舉都鄙以通政郊野縣等尹畿內之官吏通掌之文不  
具也采邑之吏雖各屬其主然亦兼正於王官若都家宗人司  
馬及邑長等有大法用如受王命祭祀發軍役之等亦受財於  
大府也云及執事者者執事謂非其專職暫來治事者故於官  
府都鄙之吏外別言之詳大宰疏云受財用焉者官吏與執事  
凡有應用財物者皆於此官受之以此官通管諸府也凡頒財  
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  
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  
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

餘之賦以待賜予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卽羞服也稍秣卽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喪紀卽喪荒也賜予卽好用也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立謂幣餘占賣國之斥幣疏凡頒財者以下冢上文而辨九賦九貢九功所用之異也大宰注云財泉穀也此當通貨賄言之賈疏云大宰云九賦敘財賄九式用之此大府頒與九式用之但事相因故二處別言九賦之物也此所頒之財卽大宰敘財賄是也云以式灋授之者明此官亦掌九式之貳也當頒財時各攷案法式爲書并授其人使依法式用之所用與式必相應也金榜云大宰制式法以歲上下凡受財用者皆以式法授之爲其所用多寡歲各不同職歲賦曰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



此大府頒財亦令職歲授之式法也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者賈疏云自此以下並與九式事同但文有交錯與九賦不次江永云以某賦待某事蓋約計其財用之相當爲之式法非必以其地之所出給此用也金榜云大府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順其贖于受用之府分別其貨賄入于諸府未嘗以邦中四郊之等區爲九處如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而川衡祭祀賓客共川奠澤虞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其非專以待喪紀甚明餘可類推案江金說是也此亦以九賦地稅與九式法用約略相當足相待給耳至其用之則緩急藏贖亦自有彼此通移之法固不可一概論也 注云待猶給也者外府注同此引申之義也說文不部云待俟也凡歸物俟其用時而給之亦爲待故小宗伯

注云待者有事則給之是也賈疏謂鄭謂大宰斂得九賦之財給九式之用待來則給之故云待猶給非是訓待爲給非鄭指也云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者據大宰文見經云式法卽九式之法也九賦地稅爲賦斂之正故以待九式之正法用明餘法用不得取此也云膳服卽羞服也者此據大宰九式文彼注云羞飲食之物也膳卽飲食之善者故兩職互文云稍秣卽芻秣也者亦據九式文謂給牛馬之禾穀也掌客云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注云芻給牛馬稍人稟也與此異者芻稍對文則異散文可通以禾穀給牛馬亦猶人之給稟食故通得稱稍矣云謂之稍稍用之物也者釋芻秣亦曰稍秣之義說文禾部云稍出物有漸也芻秣亦以漸頒之故云稍用之物云喪紀卽喪荒也

者亦據九式文呂飛鵬云九式言喪荒注云荒凶年也此經言喪紀者不一庖人共喪紀之庶羞注云喪紀喪事之祭外饗凡小喪紀注云謂喪事之奠祭則喪紀止可云喪事不可兼云荒也案呂說是也大宰九式有喪荒此有喪無荒者荒非常事不可豫爲節度故文不具也詳大宰疏云賜予卽好用也者以九式有好用無賜予彼注云好用燕好所賜予是也凡賜有常賜有好賜常賜者歲時頒賜著於秩籍者好賜則常賜之外以恩澤特受賜非恆典也常賜謂之頒上匪頒內已賅之明此賜予專據好賜言也凡經云賜予者並爲好賜詳內饗及大宰疏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者先鄭意聘使當有幣帛故有餘來還謂之幣餘也賈疏云案大宰司農注幣餘百工之餘與

此注不同者蓋是司農互舉以相足後鄭不從者聘使之物禮數有限何得有餘來還又且有餘來還何得有賦故後鄭不從云立謂幣餘占賣國之斥幣者大宰幣餘之賦後鄭注同案幣餘幣當讀爲敝二鄭說並誤詳大宰疏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疏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者邦國九貢爲數不多不及九賦九功之富又無泉穀之貢故專儲以待弔用也江永云以待弔用亦謂取之諸侯者還用之諸侯耳非謂弔用必取給于九貢而九貢必不可爲他事用也注云此九貢之財所給也者據大宰云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書禹貢孔疏引鄭書注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卽謂此大府等也賈疏云案大行人六服諸侯因朝所貢之物與

大宰九貢歲之常貢雖曰時節不同貢物有異要六服之貢與九貢多同亦入弔用之數云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者明與宰夫云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爲專據弔諸侯諸臣者異也賈疏云案大宗伯云凶禮哀邦國之弔下云有喪禮荒禮弔禮贈禮恤禮五禮皆須以財貨哀之故云給凶禮之五事詒讓案鄭知弔用非卽凶禮之弔禮者以弔禮所用無多故以凶禮五事總釋之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九職之財充猶足疏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者此卽上文九功亦卽閭師之八貢也任民以九職而使貢其功以當賦故謂之功亦謂之貢九功之財數亦少於九賦以充府庫者積儲以備九賦九貢之不足及他小用亦取諸此也江永云此對邦國之貢言之卽九功

所出之財貨非別有貢物也黃以周云此言九職力征閭師職所謂等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時徵其賦是也力征其所入者少止以充府庫不若九賦之待用廣也賈氏疏鄭以九功爲田賦九賦爲口錢則是以田地之正稅充府庫而口賦之餘稅反給邦國之大用無是理也案黃說是也

注云此九職之財者卽上九功之財也賈疏云案大宰云九職任萬民此文又云九功此貢卽是九職之功所稅故知此是九職之財也又九貢言入弔用九賦言入九式有餘財亦入府庫是以上文掌九貢九賦受其貨賄頒於受藏受用之府也云充猶足者廣雅釋詁云充滿也說文儿部云充長也高也引申爲滿足之義故云充猶足也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謂

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  
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疏凡式貢之餘財者此亦卽幣餘之  
財以共賜子外尙有羨賸也云以共玩好之用者說文玉部云  
玩弄也沈夢蘭云九式九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者如禹貢  
球琳琅玕蜃珠之屬國語楚語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謂之  
玩好之用正不貴異物之意也 注云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  
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者賈疏云  
經言餘財明知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之餘也經言式貢者  
式卽上文九賦之財給九式之餘也貢卽上文邦國之貢及萬  
民之貢也云言式言貢互文者賈疏云式謂九賦貢謂九貢及  
萬民之貢但賦言式據用而言其實亦有賦貢據貢上爲名亦

有用故云互文也案此式謂九式所用之餘雖據用而言然亦兼有餘卽幣餘之入職幣又以式法敘之者也賈說未析凡邦之賦用取具焉賦用用賦疏凡邦之賦用取具焉者明大府爲財用之總會凡邦用無大小悉取具於是官也注云賦用用賦者用賦猶言用財明與上九賦異也賦用亦見職內賦皆謂財用之總名又職內云賦入職歲云賦出義並同賈疏謂上有九賦九貢九功此特言賦明兼有九貢九功亦取具焉失之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疏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者此通掌諸府藏官之官成司會云以歲會攷歲成亦與彼爲官聯也大府受諸府之歲會而入之冢宰冢宰受而聽之賈疏云貨賄之入者謂九貢九賦九功入來至大府言出者大府以貨賄



分置於庫府及給九式之用亦是至歲終總會計之

周禮正義卷十一終